



爱之桥梦幻

岑桑

新世纪出版社



爱之桥梦幻

李 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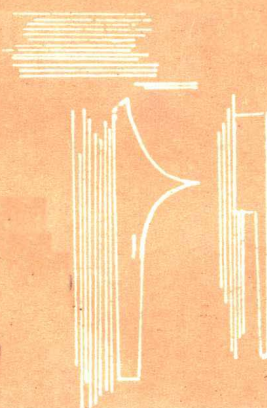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岑桑

●
爱之桥梦幻
●

新世纪出版社



爱之桥梦幻

岑 桑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75印张1插页210,000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册

ISBN 7-5405-0254-1/I·38

定价2.70元

目 录

如果雨下个不停.....	(1)
苦苦.....	(19)
鲤鱼嘴.....	(32)
爱之桥梦幻.....	(46)
“国际会议”.....	(74)
水之涓.....	(89)
躲藏着的春天.....	(181)

如果雨下个不停……

这场秋雨已经断断续续地下了一整天。入黑以后，越下越稠。远天间歇地闪亮着电光，把这丘陵地区的群山轮廓映衬得格外狰狞。

现在已经挨近午夜时分。蓝岗五七干校七连营地上，那间孤立于“五七战士”营房之外的草棚里，漆黑一片。借着偶尔一闪的电光，可以看到那十多名被登入另册的“专政对象”，肩挨肩地并排躺在稻草铺上。他们大都睡得酣熟，有的打着呼噜，有的说着谁也听不清的梦话，只有龙琪一个人一直不曾入睡。棚外雨声淅沥，在他听来好似瀑布在喧腾，震撼着他的心头。

时间到了，不能再犹豫了，是龙琪下决心的时候了，去，还是不去？他必须立即作出抉择。

这决心真不好下呵！龙琪他，“小邓拓”，“三反分子”，“修正主义的黑苗子”，每天被手执水火棍的人们肆意役使的

“牛鬼蛇神”，竟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在这半夜里偷偷溜出“牛棚”，到小石山上去会妻，这不是太胆大妄为了吗？！真是连想一想也有罪的荒唐事啊！然而龙琪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终于咬咬牙，用衣袖揩掉冒出额角的冷汗，把决心下定了。哪怕冒多大的风险也罢，他也不忍拒绝妻子的约会，因为这是既为良心，也为感情所不容的。去！龙琪已经铁了心。他轻轻掀起带着一股霉臭气味的棉毯，爬起身来，然后把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塞进毯子下面，装成还有人在那儿躺着的样子，随即抬起那件军用雨衣，探头往草棚外面观望了一下，确信监管人员已经躲到别的什么地方避雨去了，这才借着远方天际间歇地传来的电光，向那离营地约有两里之遥的小石山走去。他活象一个逃犯。踉踉跄跄、慌慌张张地走着，不时回头张望。幸好，今天夜里监管人员放松了警戒，夜雨又给他打了掩护，叫他感到意外地顺利。

龙琪和孙洁是五年前偶然邂逅相逢，随即钟情相爱起来的。他们俩结识了一年左右便结了婚。婚后不到一个月，文化大革命便以它使人瞠目结舌的赫赫声威，风风火火地骤然君临了。龙琪这个因为写过几篇杂文而成为众矢之的的“小邓拓”，理所当然地被打进了“牛棚”；两年之后，又被驱赶到这五七干校来。这双年青夫妻劳燕分飞，已有四年之久不在一块儿了。谁会料到在这山穷水恶的地方，还会有这样一个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约会呢？这约会是由孙洁以极不寻常的方式向龙琪提出来的——

见习记者孙洁，和她的丈夫同一所干校，只是不同在一

个连队；龙琪在七连，她在八连，彼此隔着一座拔地而起的小石山。孙洁虽未被载入另册，但是由于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女儿，又是“小邓拓”的妻子，所以只能算是干校里的一名次等“战士”。不过，据说她还算是这一类“黑夫人”中受到组织上特别照顾的了，要不，她怎么能从猪班调到八连的炊事班，来顶替那位回城分娩的“五七战士”呢？然而尽管孙洁的境遇业已有所改善，她在政治上始终还是比人矮了一截。可悲的处境使她要见见自己的丈夫也难之又难。在干校的两年来，这夫妻俩也曾偶遇过几回，有一次是在全校性的批判大会上，两次是在水库工地上。然而那是多么令人难堪的相会呀！他们俩只能老远的互相偷偷瞧两眼，撩起彼此心中的酸苦。龙琪是不可接触的政治贱民，哪怕是自己的妻子，也是不得与他亲近的。几年来，这夫妻俩彼此想念得快要发疯了。要是让他们两个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欢聚一次，由他们自己爱怎么样便怎么样地度过一刻无所忌惮的时光，该多好哇！

这样一个机会终于来到了。——这几天，八连兴师动众挖山塘，由于劳力不足，征得七连指导员的同意，把“专政队”借用数日。为了免得往返费时误工，规定“专政队”中午就近在八连搭伙。这样一来，龙琪和孙洁便可以每天透过厨房卖饭的小方窗互见一面了。当孙洁那张秀气的、典雅的脸孔在小方窗出现的时候，龙琪感到自己怦怦跳动的心房简直要蹦出来似的。呵，那小方窗和窗口里那个人，在龙琪看来多么象是一幅美妙不过的肖像画！那双水灵灵的眼睛，

那么温情，那么率真，那么勇敢！那笑靥，象是花朵，又象是梦幻……。妻子虽则变得黑了一点，也野了一点，然而时间毕竟还来不及夺去她的青春呵！粗衣麻布也掩不住她苗条的腰肢呵！透过小方窗的一瞥，叫龙琪想起了他们新房正中悬挂着的那幅新娘摄影头象。呵，一模一样！一模一样！小孙并没有苍老，她还是一朵露水晶晶的鲜花！

然而从火烟迷目、充斥着油腥气味的厨房望出去，小方窗外龙琪的形象却使孙洁感到很心酸：他头发蓬松，满脸胡髭，看上去至少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十岁。他衣服肩部那一大块补丁，一定是他自己动手缝补的，手工粗劣得实在太不象话；裤子上那道破绽，甚至连补也不补一下，只用橡皮膏黏住算数……。这一切，叫孙洁看了怎能不伤心！当她从丈夫伸进小方窗的手上接过饭兜的时候，她的一颗心和一双手都在颤抖着，她真想捉住那只变粗了的、沾着泥污的手，亲它、抚摩它，用它来抹掉自己那快要掉下来的泪滴……

这个下雨天，是夫妻俩在小方窗口相见的第三天了。孙洁接过龙琪递进来的饭兜，随即转身向饭箩盛饭，然后又用勺子从菜盘里舀了一勺菜，放在饭面上。龙琪接回饭兜，找了个可以避避风雨的檐下，便蹲下来津津有味地吃起来，当他把饭菜吃了个七七八八的时候，忽然发现饭底下有一张折叠着的纸片，立即意识到这是妻子写给他的字条。为了避人耳目，他连忙把那纸片连同饭菜一起扒进嘴里，觑了个空，才把纸片

吐出来细看，只见那上面写着：

琪：今晚，如果雨下个不停，请在午夜时分到小石山上的獐子洞相会。切切！
知

龙琪看过纸条，四顾无人，便把字条撕成碎片，捏成一团。随手扔到草丛里去了。那娟秀的字迹，深深刻印在他的心坎上，叫他跳荡不安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下来。整个下午，他一边挖泥、挑担，一边在设想那个即将到来的，令他兴奋却又叫他害怕的约会。那是欢乐还是悲哀，是福祉还是灾祸呢？这真是只有天知道。他暗暗佩服一向胆小怕事的妻子这突然升腾而起的勇气。他觉得自己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刻理解爱情的力量；足以战胜死亡的爱情，自然是轻而易举地征服怯懦和恐惧的。他想起了那个卖饭的小方窗，想起了新房正中悬挂着的新娘肖像，想起了他和孙洁那个最初的约会，心中不禁怦然大动……

二

孙洁借着电闪的余光，踩在滑潺潺的泥泞路上，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小石山走去。

小石山就在面前了。孙洁熟悉这小山岗的身影：它面北的一边很陡峭，向南的一边坡度却比较小。沿着南边那杂草丛生、茑萝缭绕的山径往上走，走上那离地只有二十多米高

的山腰，再往前走短短的一段路，便可以进入獐子洞的洞口了。獐子洞是个贯通小石山南北的山洞，有三十多米长，南边的洞口两人多高，越往前走，洞腔越狭窄，到了尽头，那洞口便不到一人高了。由于北边洞口外山势陡峭，所以人们平日很少走到这里来。这獐子洞是个还很稚嫩的岩溶山洞，洞顶有一些才成形未久的石钟乳，象一根根倒栽着的竹笋。也许这里从前曾是獐子出没的地方，要不它怎么会得这样一个名字呢？可是蓝岗五七干校的“五七战士”们，谁也不曾看见这里出现过什么獐子；他们只知道这山洞黄昏时分常有蝙蝠飞进飞出，偶尔还会见到三三两两的石燕飞到里面去栖息。

眼下，孙洁已经来到小石山的山脚了，娇小的她正在仗着电闪认路，开始摸黑登山。她走得很艰难，然而一点也不以为苦。她深信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，因为在记忆中，龙琪是不曾违拗过她的意愿的。

这个娇小的女人走着走着，雨水沙沙啦啦地打在她薄薄的雨衣上，阵风把她吹得摇摇晃晃。这黑乎乎、湿淋淋的世界，实在有点儿可怕。呵，要是在这呼天不应叫地不闻的荒山上，遇见了强徒，遇见了野兽，遇见了妖魔鬼怪……那该怎么办呢？然而她还是壮着胆子顽强地行进着，边走边惊异于自己这不知来自何方的勇气。她在荒山雨夜里的这一行动，同她平日那有点娇柔的性格太不协调了。从前的孙洁，是连独个儿走进一间空房子也害怕的。

借着电闪的余光看去，獐子洞已在眼前。突然，一阵猛

烈的山风挟着豆大的雨点狠狠扑来，把她那件扣不牢的雨衣吹掉了，那轻飘飘的雨衣象一片梧桐叶似的迅即消失在黑夜里。雨水直接倾泻在她身上，沿着脖子，一直流遍她全身，叫她禁不住一连打了几个寒噤。幸好，离洞口已经不远了，她紧搂着怀里的一包用塑料薄膜裹着的東西，冒雨往獐子洞走去。当她走到洞口时，就象刚从水里爬上来似的……

獐子洞今夜显得格外阴森可怖。山风仿佛是一群群放荡的妖精，在山洞的里里外外，打着怪声怪气的唿哨，往返追逐。洞里漆黑而阴冷，冰一样的水滴，从洞顶的石钟乳尖端滴落下来，滴在孙洁的肌肤上，使她觉得好象有谁在用锥子刺她一样。深渊一般的黑暗使她心里发慌。她从裤兜里掏出那枝袖珍手电揿一揿，幸好还亮。她借着萤火般微弱的手电光，找到一个可以避避寒风的角落，坐了下来……

过了好一会，洞外忽然传来了异样的声音。孙洁连忙趴在一块大石头旁边，侧耳倾听外间的动静。她觉察到淅淅沥沥的雨声里，分明夹杂着雨点打在雨衣上的滴答声。呵，莫非他真的来了？

是的，龙琪真的来了！仗着电光一闪，孙洁立即认出他那熟悉的身影。她早就料想他一定会来，一定的！一定的！现在他不是真的来了吗？孙洁朝思暮想的人，不是真的来到她跟前了吗？

“琪！”

“阿洁！”龙琪欢快地朝发出喊声的地方走去。

这时，孙洁把手电揿亮了，照着龙琪的赤足，让他一直

走到自己身边。

就这样，这双年青的夫妻相会了。这是一次幸福却又辛酸的相会。四年了，他们俩才头一次彼此挨得这样近呢！

“阿洁，你全身都湿透了。这会感冒的。快把湿衣服脱掉，揩干身体……”龙琪说着，便要给妻子解衣扣。

“不！不”孙洁推开丈夫伸过来的手。

“小傻瓜！”龙琪笑道，“你还怕旁边有只獐子偷看？”

她只好顺从了。不过解衣扣的虽说是自己的丈夫，但这男人毕竟已有四年之久没有和她在一块了，她不能不感到难为情，本能地用双手护着赤裸裸的胸部。龙琪把妻子的湿衣服脱掉拧干，搁在一边，随即解开自己的衣服，先用衬衣把妻子的头发、脸孔和整个上身擦干，然后用那件肩部有一块大补丁的外衣把妻子裹住，把她搂得紧紧的，用自己怀中的暖气温暖着她。

不消说，他们吻了，吻得那么深，那么甜，那么热烈，仿佛要在这瞬刻之间，把漫长的离别之苦全都补偿过来似的。孙洁在丈夫的怀里颤抖着，然而这并不是由于她感到寒冷了，也不是由于她感到恐惧了；这只是因为她一时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、令她难以置信的幸福。幸福的感觉仿佛随着血液流遍全身。她禁不住轻轻哭了。丈夫发觉了她的眼泪：

“呵，你为什么哭？”

“谁说我哭了？！”孙洁装作坦然一笑，伸出手来，摩挲着丈夫的脸：“唉，你的眼窝凹陷，胡子又长！头发象个鸦雀巢。唉唉，你是劳改场里的逃犯，还是从黄泛区逃荒出来的

饥民呢？”

“眼下是亡命之徒，”龙琪苦笑道。

孙洁用她柔软的手掌爱抚着丈夫的脸庞，爱抚着他的脖子和肩膀。

“你一定很冷，”她说，“你身上起了鸡皮疙瘩。我暖着，而你却受冻，这不公平！”她使劲挣脱丈夫有力的臂围，掀掉他披在自己身上的衣服，紧紧把丈夫的赤膊抱住，两人身贴着手，用各自身上的体温温暖着对方。

“我羡慕穴居人，”龙琪打趣道，“一万年，一定也曾有过一双配偶，在这同一个洞穴里互相依偎着取暖。”

“他们比我们有福气多了，”孙洁笑道，“他们可以在洞口生火，而我们连手电也不敢撒亮。”

“我们福气小，勇气可大呢！”龙琪笑道，“爱情毕竟是无所忌惮的。象圣灵一样，不可抗拒，不可征服。爱情给了你惊人的勇气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爱情给了你惊人的勇气……”

“你想错了，”孙洁轻柔地笑了起来，“光是爱情，没这能耐。今晚，爱情只能算是我们的副业。”

“副业？”

“是的，”孙洁说着，她推开丈夫，撒亮了手电，把那包用塑料薄膜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拿过来，说：“这份材料，关系到罗伯的案子，自然也关系到他一家的命运。我主要是为着这事情才甘愿冒这风险到这山洞里来的……”

三

孙洁的娘家和党校副校长罗庚贴邻。她当考古学教授的爸爸和罗庚是三十年代的老同学，十多年来又比邻而居，这两家人自然就过从甚密了。罗庚的老伴周玲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由于健康不佳，早在五十年代就病休在家。这双老夫妻只有一个在外地工作并且已经就地安家的儿子，所以家居生活比较寂寞。孙洁从小就爱到罗家玩耍，周玲很喜欢她，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闺女似的。

文化大革命一来，考古学教授很快就以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罪名被打进“牛棚”。不久之后，罗庚也遭了殃，“帽子”越戴越重：先是“走资派”，接着是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再往后又成了“自首变节分子”和“大叛徒”，对党犯下了“滔天大罪”。一九六八年，罗庚成了“扫地出门”的对象，被赶到蓝陂五七干校去继续接受审查，正好和龙琪同在一个连队的“专政队”里。他是作为这个连队的“要犯”而被着重监管着的。

周玲深知自己丈夫的清白。她为了证明罗庚的无辜，亲自走南闯北，通过罗庚的许多旧关系，终于在苏州找到两份足以帮助她老伴把问题说清楚的材料，带了回来。她必须把它们交到罗庚手上，这是因为老弱多病的罗庚，记忆力严重衰退，许多往事都弄糊涂了，让他亲自看看这些材料，有助于他记忆三十多年前的往事，把问题向组织上说清楚。

但是，怎样才能把这些材料送到罗庚手里呢？正当周玲为这问题苦恼的时候，孙洁因为母亲患病入院，请假回城来了。周玲把这事情跟她商量，她答应把材料带回干校，想办法交给罗伯。可是，她把材料带回干校已有一个多月了，一直找不到这样的机会。这几天，龙琪从小方窗递进来的饭兜，使她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：通过自己的丈夫，把材料转到罗庚手上。

“……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孙洁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罢，便将那包用塑料薄膜裹着的材料郑重地交给了龙琪，叮咛道：“这东西万万不能丢，万万不能丢！”

“你为什么偏要挑这样一个下雨的夜晚？”龙琪向妻子问道。

孙洁呵呵一笑，说：“你怎么还不明白？那些看‘牛’的，每逢下雨天，不是杀狗，便是打纸牌。我们还真多亏这场雨呢！”

龙琪觉得妻子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般可爱。哪怕这山洞里漆黑如墨，他也仿佛感受到妻子心灵中的动人光彩。他禁不住把她重新拥到怀里，深情地爱抚着她柔弱的身躯。

“我的阿洁，”龙琪激动地说，“你又善良，又勇敢，又……”

“又可怜！”孙洁忧伤地苦笑道，“一个‘罪犯’的可怜的妻子。她只能象个不正经的女人那样，偷偷摸摸地和她的男人幽会。唉唉，我们两个，现在要算是什么呢？夫妻？情侣？苟合的男女？……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呢？”

“总有那么一天的，”龙琪说，“我们手挽着手，走上大街，走上剧场和公园。别人只能妒忌我们，可是谁也不会阻止我们、嘲笑我们。你相信吗？你等我吗？”

孙洁不说话，只是轻柔地一笑。这自然是表示肯定的意思。

“能等多久？”

“你是无期徒刑，我的等待得有个限度，说定了，只等一百年。”她把头埋进丈夫怀里，打趣道：“过了这期限就不再等了，要改嫁了。”

龙琪凄然一笑。孙洁感觉到一颗微温的水滴掉落在她的脖子，连忙翻身过来伸手把手电擦亮。

“让我检查一下，”她说，“看你是不是哭了？……呵，哭了，真的哭了！怪可怜的。好吧，我再宽限一点吧！在规定的年限之外，再加三年，总共一百零三，怎么样？该满意了吧？……不过，现在我们可要分手了。呆得太久，会有山狗的。”

“阿洁，我才不让你走呢！”龙琪央求道，“等雨下得小一点的时候才走……”他把那件搁在一旁的雨衣平铺在地上，把妻子抱到那上面。

“噢，不，不，”孙洁用她娇柔的双手，要把丈夫推开。“我害怕，我害怕。”

“小傻瓜，你怕什么？”龙琪终于让自己的妻子驯服下来，吻了吻她冰凉的脖子，说：“这小天地里，就只有你和我了，而且我们俩是天经地义的合法夫妻。阿洁，你是我的妻子，